

去年底，一部頗具嶺南民俗風情的電影《雄獅少年》上映，為民眾帶來意外驚喜。這部原創動畫電影講述了幾名留守少年在退役獅王的培訓下，從「病貓」變成「雄獅」的熱血故事，贏得不俗口碑。但最為感謝這部電影的，卻是從業30多年，義務培養出了一代又一代醒獅少年的粵東第一醒獅隊「汕頭市浮西龍獅團」負責人、汕頭市非遺南枝醒獅傳承人辛映平。「是這部電影，讓我們這個群體走進大眾視野。」辛映平希望更多年輕一代能夠通過這部電影熱愛上醒獅，從而將「日薄西山」的醒獅技藝持續傳承下去。

◆香港文匯報記者 李薇 汕頭報道



◆汕頭市非遺南枝醒獅傳承人辛映平(左六)與粵東第一醒獅隊「汕頭市浮西龍獅團」。

香港文匯報記者李薇攝



◆鄭錦城入行至今12年。受訪者供圖

銳意獨行12載 師徒無悔醒獅情

非遺傳承人盼更多青少年接棒

為招後來人 說服學徒父母成日常

2010年，汕頭市浮西小學舉行「舞獅走進校園」活動。參加活動的辛映平時並未注意到，在觀看表演的學生中，11歲的鄭錦城和13歲的吳偉波，緊緊盯着獅子，眼裏帶光。那次活動後，辛映平招募了50多名少年加入舞獅隊。但到2022年，僅剩鄭錦城和吳偉波仍在堅持。在談及堅持下來的理由時，兩人的理由仍然停留在12年前第一次看到醒獅的那一刻，「真是太酷了。」

常言說，台上一分鐘，台下十年功。醒獅也不例外，真正訓練開始，迎接少年的並不是在萬眾矚目下舞獅，而是日復一日，永無止盡、枯燥乏味的馬步。回憶起每周末都要辛苦練習的時光，鄭錦城用「外面的世界很精彩」來形容訓練之外的誘惑。「看着表演大家都喜歡。但一到練習，重複扎馬步，重複一兩個武術動作，大家就漸漸開始萌生退意。」鄭錦城說，「一般而言，練兩三年，基本就可以去參加地面獅的表演和比賽了，但2013和2014那兩年，很多同伴還是選擇了離開。」

為上梅花樁 摔到全身瘀青

辛映平介紹，南獅以表演技法劃分，分為傳統獅和現代獅。前者多指地面獅，即在地面上進行騰、挪、閃、撲、迴旋、飛躍等動作。後者則是在凳子上、高台上、高竿上，甚至在高近3米、跨度最大2.8米的梅花樁上演繹「輕功」，表現獅子喜、怒、哀、樂、動、靜、驚、疑八態，展示獅子的威猛與剛勁。在這個進化當中，梅花樁毫無疑問是最難的，也是所有入行少年夢寐以求的「藝術天花板」。

鄭錦城和吳偉波，就是有幸觸摸天花板的年輕人。其中靈活性、彈跳力俱佳的「獅頭」鄭錦城更是憑借一身高超技藝和搭檔一起在省賽、國賽中獲獎無數，甚至在2015年馬來西亞國際醒獅邀請賽中代表中國出賽，榮獲第二名的好成績。

成績背後，摔到一身瘀青是少年們的日常。最嚴重一次，鄭錦城從梅花樁上摔下，下巴縫了五針。在12年的舞獅時光裏，有觀眾歡呼聲帶來的成就，也有訓

練基地裏那一大樽一大樽的跌打酒。「這也是生活裏，非常重要的一部分」，鄭錦城笑稱。但肉體上的疼痛，始終抵不上能上樁卻不能一直站在「最高處」的遺憾。2017年，因身高已達到174cm，和獅尾身高懸殊太大，也怕獅尾舉不起獅頭，鄭錦城不得不退下梅花樁。同年，比較壯實、有力的「獅尾」吳偉波也因自己新搭檔的獅頭要去上大學，不得不下樁。「我們不能隨便換一個搭檔再上樁，上樁非常講究默契，我們能上也是磨合了一年多。」提及並不長的上樁生涯，吳偉波口氣中充滿遺憾。

「退樁」從事義務教練

從樁上「退役」，鄭錦城和吳偉波便開始從事地面獅工作，並在「汕頭市浮西龍獅團」幫忙進行培訓和招生，指導一些剛入行的孩子訓練，同時號召身邊親朋的孩子加入醒獅隊。和他們的師傅辛映平一樣，這是一份義務工作，並沒有收入，但兩人依然在默默堅守，即便無法獲得絕大多數家長甚至自己父母的認可。

作為一支「非職業舞獅隊」，大家的收入也非常不穩定。一場活動下來，每人的收入大概在100-200元人民幣之間。如今又因防疫影響，月收入僅剩1,500元左右，根本難以為繼。為了生計，鄭錦城、吳偉波等需要尋找一份時間相對自由的工作，也就只能將喜愛的舞獅事業暫時放置在「兼職」位上。那個在他和搭檔的配合下，曾經閃轉騰挪，虎步龍行的醒獅，也只能靜靜地臥在堂屋地上，睡著了一般。提及未來，吳偉波說：「我也不知道還能堅持多久，但就是很不捨得離開。」

辛映平一聲不響，雙眼出神，似乎看到，疫情過去後的某一天，兩個矯健而又明媚的少年，將自己覆身獅下，隨著鼓點，神氣地舉起獅頭，那睡著的獅子，彷彿被注入「靈魂」一般，猛然警醒，威風凜凜，長嘯四方。而在一眾圍觀的群眾中，幾個少年眼裏帶光，目不轉睛地盯着威武的醒獅，一如2010年那個下午的鄭錦城和吳偉波。



▲「汕頭市浮西龍獅團」的日常訓練。特約通訊員方文奇攝

▼雄獅少年們傳承非遺時也非常頑皮，會將獅子舞得萌萌的。特約通訊員方文奇攝



汕頭浮西龍獅團

話你知

汕頭市浮西龍獅團前身為汕頭市浮西南枝醒獅隊，成立於20世紀六十年代，由歸國華僑辛朝茂武師創建。其表演套路甚多，包括「梅花樁表演」、「高凳舞獅表演」、「群獅表演」、「高杆採青表演」及具有潮汕特色的傳統獅表演等。2014年，汕頭市浮西龍獅團被評為市、區非物質遺產，是粵東地區首支取得此殊榮的龍獅隊伍。目前，龍獅團有新老隊員200多人，醒獅100多頭，舞龍近10條，是潮汕地區規模最大、影響力最廣的一支醒獅隊伍，也是廣東省三大龍獅項目培訓基地之一。

「只要鼓點還能在心中響起，我們就是雄獅！」在《雄獅少年》中，這句鼓舞人心的金句反覆出現，成功戳中很多影迷的淚點。影片主角們刻苦練習、一路挺進比賽，所體現的，是永不服輸精神內核。因此醒獅也成為一種不屈不撓、努力打拚的精神象徵。

然而當夢想照進現實，這種鼓舞人心的畫面卻著實不易兌現。辛映平透露，在過去他們尚且可以進入附近小學去給學生上興趣課，但現在家長普遍認為舞獅是一個「影響學習」的事情，他們也失去進學校推廣的機會。「其實練習醒獅不應該被認為是影響學習的事情，我們周末也就練習2小時。但這的確是一項比較累的運動，可能小朋友回家後以此為藉口不願意學習，家長就認為孩子成績下滑是因為學舞獅。」辛映平無奈表示，也有家長一開始覺得沒問題，但看到孩子摔得一身瘀青回去，就覺得不行了。

招生人數銳減

除了醒獅，傳承艱難也是所有非遺項目遇到的困境。在2010年，辛映平每年尚且可以招收50個學生，如今也就只能招收20來個，且在一兩個月訓練過後，就會「走失」一半。「去年招收的23個人，現在只剩下8個。有時候看着新人來了又走了，我心裏很有挫敗感。」吳偉波坦誠，看着人來人去，臉都沒混熟下次就見不到了，自己也會被影響。加上父母一直游說他放棄，就更感迷茫。「舞獅是一個團體活動，有時候一兩個人沒來，也會影響訓練。可能獅尾放棄了，獅頭也就動搖了。」

在辛映平看來，傳承醒獅文化的過程中，說服少年父母也是工作的一部分。「如果看到好苗子，我們當教練的就得多上門坐坐，做思想工作，盡量拴住。」辛映平希望，能通過自己微弱的力量，讓社會多點支持傳統文化，推動傳承工作，「如果不傳承很容易就沒有了。大家都比較支持的話，我們可以繼續無私奉獻去傳授。」

「00後」醒獅人：舞獅沒有捷徑可言

「最近出了一部電影叫《雄獅少年》，要去看嗎？」「我們就是雄獅少年，哪還需要去看！」這段對話出現在一條名為《潮汕「00後」展示現實版雄獅少年》的4分鐘視頻中。今年年初，該視頻在社交平台被熱轉。視頻內兩位「00後」少年分享了自己和同村近10位少年結伴加入「汕頭市浮西龍獅團」學習舞獅的十年經歷。

身穿龍獅服，少年們一起跑步，一起打拳，一起扎馬步，一起做高難度動作，一起在無數個課餘的夜晚進行刻苦訓練。他們有時也會飛身上樁，騰挪跳躍，但從高處摔下的畫面也不少。少年們在視頻中配文稱：「汗水不會白流，沒有失敗和挫折，就突不出不了成功和榮耀。」

雖然這段視頻製作很粗糙，甚至沒有太多剪輯技巧。但傳遞出來的奮鬥精神，卻讓網友感動不已，也使大家明白了學習醒獅沒有捷徑可言，最重要的就是能吃苦、有團結意識。有人在下面留言稱：「第一次知道舞獅的背後是這樣艱辛，感謝你們的堅持。」「加油，傳承文化需要你們這樣新鮮的血液！」

盼年輕人多用新方式傳播醒獅文化

辛映平介紹，視頻中的少年陳志權和謝澤權是「汕頭市浮西龍獅團」的第三代上樁人，學習醒獅至今也有十年。「我們是從2006年開始引入梅花樁的，上樁需要武術基礎好，心理素質好，通過資格篩選的沒幾個，能培養出來的更是鳳毛麟角。鄭錦城他們是第二代，視頻裏的是第三代。」辛映平沒有想到，孩子們會發這麼一個自述視頻，更沒想到這個視頻會得到那麼多關注，「很多媒體因為視頻就找上門來拍攝，這讓我驚喜，很欣慰。」

現年51歲的辛映平年輕時是一名舉重運動員，1999年因愛好轉型成為舞獅人，至今已有了24年。他承認，用短視頻進行傳播的方式是自己從未想過的。「未來我會鼓勵年輕人用年輕的方式做一些舞獅推廣嘗試，讓更多人加入我們。」



◆「獅頭」鄭錦城上樁比賽。受訪者供圖

曾受邀央視春晚 無奈疫境演出減半

作為「粵東第一」舞獅隊，「汕頭市浮西龍獅團」是潮汕地區所有大型活動助興時第一時間考慮邀請的隊伍。也曾登上第十四屆中原民間藝術節、湖南衛視春晚、央視《我們的中國夢——2020東西南北賀新春》等。

「舞獅是一種表演藝術，我們當地每到逢年過節，熱鬧的地方基本上都有舞獅的身影。」辛映平告訴香港文匯報記者，像是央視的春晚，他們一共去了60頭獅子，參與人數達到140餘人。

此外，在疫情以前，從正月到三月，潮汕地區一個月有十幾場遊神賽會活動，都需要醒獅隊伍助興。「但疫情這兩三年，大型活動基本沒有了。就連新店開業、剪綵儀式這些小型活動也屈指可數。」辛映平認為，對少年們而言，學習最大的動力就是表演，享受舞台和掌聲，活動太少大家不僅動力減弱，技術也會變得生疏。